

# 辞书巨制《现代汉语大词典》首发

## 全书共5卷，收入单字和复音词15.7万条，包含新质生产力、碳中和等大量新词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要编，就要有特色，有新意，否则就没有必要编。”经过几代辞书人几十载的艰辛努力，近日，当代辞书巨制《现代汉语大词典》在京首发。

“1961年吕叔湘先生提出编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计划，至今过去65年；从1979年丁声树先生率队第一次上马算起，过去了47年；从2006年我们第四次开编到现在也已整整20年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江蓝生感慨道。

### 规模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大词典》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辞书学理论指导下，秉持共时性与历时性、规范性与描写性、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编纂理念，以丰富、扎实的文献和口语语料为基础，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参照而编纂的一部系统记录一百多年现代汉语词汇的大型原创性语词词典。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团队和商务印书馆编校团队的努力终于出版。

全书共五卷，收录单字头13000多个（按照规范标准确定字形、字音，梳理简繁、正异、异读关系），单字和复音词总计15.7万条（其中百科词语约2.5万条），配例40多万条，计1200多万字，是我国迄今为止收词最多、义项设立最全、规模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

首发式上，与会专家对《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部词典是继《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之后一部“在中国现代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词典”，它的出版将对提升我国国民的语言文字修养、对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发挥积极的、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 《大现汉》到底“大”在哪里

与《现汉》相比，《大现汉》到底有什么不同？到底“大”在哪里？江蓝生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围绕词典编纂理念、学术突破与时代价值作专题报告，全面阐释这部大词典的编纂初心与学术追求。

江蓝生说，与《现汉》侧重规范性不同，《大现汉》既体现规范性，又十分重视描写性，在收词上突出词典的描写记录功能，贯彻“守正、纳新、存故、多元”的原则。《大现汉》收单



《现代汉语大词典》首发仪式现场。白继开 摄

字和词语15.7万多条，是《现汉》的2.28倍。

“守正”是指以普通话语汇系统为核心和支柱，注重收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斗争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奋斗史的有关词语。

“纳新”强调动态搜集当今反映新事物的新词新义新用法，使本词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例如，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首发经济、未来产业、双循环、区块链、数智化、元宇宙、碳达峰、碳中和、碳汇、月壤等反映我国经济、科技方面的新发展、新理念的词语；网约车、直播带货、快递、到付、村超、城超等反映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的词语。此外，有生命力的网络词语也在收录之列，例如：破圈、硬核、剧透、人设、斜杠青年、喜大普奔等。

“存故”是指收录旧词旧义，包括当代已经衰落或消亡，但在现代汉语的某个时期曾经使用过的旧词旧义旧用法，以动态地反映词汇的历时演变。例如，旧时的学科名称“格致学”指物理学，也泛指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计学”指经济学，旧时也指会计学、富国学。还收录了上千条音译外来词。

“多元”则是有选择地收录书面语之外的口语词与惯用语、通用度较广的方言词汇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社区词，以反映祖国语言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些词有的已被普通话吸收，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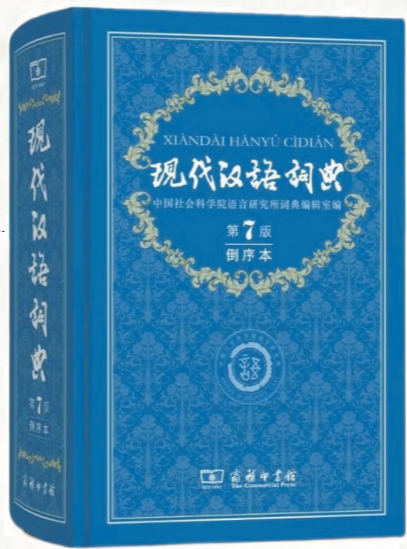
### 幕后 词典编纂不是“剪刀加糨糊”的营生

“词典编纂绝不是‘剪刀加糨糊’的营生，而是需要扎实的语文学功底、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敏锐的语言感知力、从语言现象中概括词义和用法的能力，且为观察词语而天天操心、几成心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面对几代辞书人的心血，不禁感慨万千。

据介绍，在整个编写过程中，编写团队都注意持续动态地搜集资料，不断夯实资料基础。除了利用各种大型语料库外，还人人动手从几百种现代有关书籍报刊中搜集第一手资料。

同时，编写团队一方面继承和吸取《现汉》成熟的成果，一方面又在总体设计和编写上有许多不同于《现汉》的鲜明特色。特别是注重吸收近二三十年来汉语词汇学、语法学研究的新成果，把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体现在词典收词、释义、配例等各个环节。

路艳霞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倒序本）。

重的收词原则。”韩敬体说。

### 走过70年 修订不会停歇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回顾了《现代汉语词典》更完整的历史脉络：1956年启动编纂，1978年第1版正式出版，收词5.6万条，首次系统确立现代汉语语音、字形、词汇规范。

此后《现代汉语词典》历经6次修订：1983年第2版微调完善；1996年第3版大幅增收新词；2005年第5版全面标注词类；2012年第6版增收近3000条词语，增补插图；2016年第7版收词达6.9万余条。

“为什么出这么多版本？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语言发展空前活跃，新词新用法层出不穷。不常用的词语会被淘汰，使用率高的新词则会收入。”顾青介绍，第7版就收入了“互联网+”“点赞”“新媒体”“颜值”“分分钟”“正能量”“经济全球化”“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反映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新词汇。顾青说，《现汉》的修订永远不会停歇，第8版目前正在全力以修进行中，到底哪些新词语会被收入，这个悬念也将随之揭开。

“以吕叔湘、丁声树为代表的一大批最优秀的语言学家，成就了《现代汉语词典》。”顾青说，《新华字典》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现代汉语词典》支撑中国人民“富起来”。“丁声树先生将毕生精力投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在整理《丁声树文集》时发现，他留下的文字并不算多——他把精湛的学术能力，全部凝聚到了辞书编纂中。什么是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丁声树先生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路艳霞

### ·资讯

## 中国图书亮相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

新华社电 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4月23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中国出版代表团携1000余册精品图书亮相。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国内重点出版单位组成中国出版代表团，以“阅读中国”为统一形象，在书展核心区设立中国联合展台，集中展出600余种、1000余册精品图书，内容涵盖汉语教材、文学作品、少儿绘本、文化读本等多个品类。

书展期间，浙江文学馆还同步举行了“灵魂的跨洋共振：现当代阿作家专题展”，集中展出鲁迅、茅盾、郁达夫、艾青、三

毛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萨瓦托等中阿文学名家代表作。

在中国联合展台前，一名来自阿根廷科尔多瓦省的读者对记者说，阿根廷和中国相距遥远，但两国文学都有很多热爱祖国、重视家庭和友谊的内容，希望能更多地读到中国作家的作品。

书展开幕当天还举行了中阿当代文学对话暨翻译成果推介会，两国作家和学者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作品西语译介、跨文化传播等议题深入交流，集中展示了一批中国文学的西语翻译成果。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书展之一。本届书展将持续至5月11日。

## 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

近日，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举办。范稳《青云梯》、王尧《桃花坞》获长篇小说奖，赵大河《大有》、骆平《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罗日新《巴图姆往事》获中篇小说奖，吕阳明《乌兰图嘎》、晓航《云间特快》获短篇小说奖，赵丽宏《为母亲作画》、胡性能《大江流》获散文奖，王剑冰《跃动的山影》获非虚构奖，胡弦《高原升起》、郁筐《收藏星星的人》获诗歌奖，韩今凉《雨过天晴》、金晖《先生》获新人奖，张炜《狐狸，半蹲半走》、罗怀臻《我的大观园》获特别贡献奖，白鑫、叶海亚·穆赫塔尔获翻译贡献奖。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表示，《人民文学》坚持“开门办刊”，致力于让文学与读者相互“看见”。今年的颁奖就注入了新元素：一是增加了读者评委；二是加大了对

新人和基层作者的发掘与推荐力度；三是推动作家进基层、进校园，让更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建立与文学的联系。

“我长期从事文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时，觉得应该写一本书，献给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献给那些怀有深刻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于是有了《桃花坞》。”王尧表示。

白鑫是阿拉伯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出版人。他深耕中阿文化交流多年，翻译了鲁迅等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时，他积极搭建出版桥梁，拓展中国文学的阿语阅读市场。作为《人民文学》阿拉伯文版《丝路之光》翻译总监，白鑫在杂志翻译、出版、推广以及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获得这个奖我非常高兴。文学翻译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意味着把一种生活带到另一个世界。”白鑫说。

张鹏禹

### ·书讯

## 历时14年 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建档”

新华社电 历时14年，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凤瀚领衔编纂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全60册）19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发出版。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全面“建档”“归册”，是首次系统调查和梳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的重要学术成果，将为开展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提供支撑，助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

此前，中外学者在相关著录中收录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约为3000件，而《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将这一数据扩展了数倍。朱凤瀚介绍，此前人们对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容器为主的礼乐器方面，但该书收录了近300种不同类型的青铜器，包括兵器、车马器、工具、杂器等。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团队表示，从调查情况看，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明确记载为合法贸易、政府外交、正规出口或者合法买出的比例较低，多数属于非考古发掘出土后通过各种方式流失至海外。学界



认为，《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白，有利于我国未来展开相关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和追索谈判。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编撰始于2012年，北京大学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希望摸清中国流失青铜器的家底。编撰团队在随后14年中走访全球10多个国家，调查涉及260多家机构。团队成员克服资料分散且不成体系、收藏机构名单不全、大量器物缺少流转信息等重重困难，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的重大学术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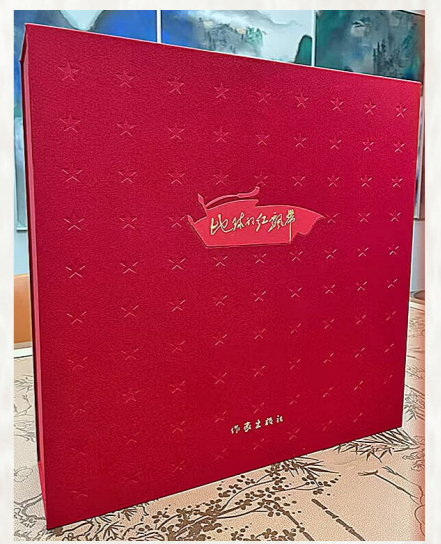
## 《地球的红飘带》宣纸版发布

4月18日下午，《地球的红飘带》宣纸典藏版和宣纸版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地球的红飘带》是我国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过程的长篇史诗性作品，由著名作家魏巍创作，著名画家沈尧伊以黑白版画语言绘制连环画，被誉为“黑白艺术的高峰”。此次发布的宣纸典藏版和宣纸版，是作家出版社和河南文旅投资集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推出的主题出版标杆之作。宣纸版以小开本呈现，定价亲民，适合个人珍藏与反复品读；宣纸典藏版采用手工宣纸印刷，真丝绢封面，每套均由沈尧伊先生亲笔签名钤章，独立编号，限量发行500套，兼具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

本书绘画作者沈尧伊表示，用黑白版画为长征立传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艺术追求，宣纸的温润质地让每一道刻痕都拥有了呼吸和温度。著名作家魏巍的儿媳王曼曼深情地说，父亲魏巍生前常说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如今这部作品以如此典雅的形式传承下去，他定会欣慰。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党组成员钟敏、古田会议纪念馆办公室主任江敏、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研究员刘洪一致认为，《地球的红飘带》宣纸



典藏版和宣纸版的出版，是长征题材出版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这套书既是对长征精神的崇高致敬，也为新时代读者提供了一条可触摸、可珍藏、可传承的精神纽带，对于各纪念馆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丰富红色文化传播载体、提升革命传统教育感染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示范意义。

京言

### ·相关阅读

## 现汉“倒序本”8年打磨终问世

### 突破词典常规编排方式 方便查找押韵字的现代韵书

从1956年启动编纂至今，《现代汉语词典》已走过整整70个年头。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这部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累计售出已超过7000万册。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倒序本）正式与读者见面，为这份厚重的纪念增添了别样深意。

### 8年耕耘 突破词典常规

《现代汉语词典》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而最新问世的“倒序本”，同样令人眼前一亮——它不仅突破了词典常规的编排方式，更揭示了汉语鲜为人知的语言规律与字源奥秘。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倒序本）责任编辑陈玉庆介绍，所谓“倒序”，是相对于“正序”而言的：按词语的首字编排为正序，按词语的末字编排则为倒序。“这本‘倒序本’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为底本，单字条目排序不变，多字条目则按末字归入相应字头下。”

“倒序本”用途多样，远不止“换个顺序”。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辞书编辑室主任黄御虎认为，它实际上将相当数量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以及同类词聚集在一起，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系统查阅、学习词汇，提示功能也大大增强。“这能帮助读者表达更精准、更丰富，营造排比等修辞效果，增强语言美感和内涵深度。”黄御虎生动举例道，春日山川是“秀美”，夏日星河是“幽美”，秋日原野是“壮美”，冬日雪花是“纯美”——这些以“美”结尾的词语，在“倒序本”中尽收“美”字头下，因此，翻开词典便有意外之喜。

黄御虎还介绍，对诗词爱好者而言，倒序本专门设置了《韵母编排音节表》，方便查找押韵字，相当于一部现代韵书；对语言研究者而言，它提供了全新视角，有助于考察词汇结构、词群内部关系。

这部“倒序本”的问世历经艰辛。“图书

出版一般经过三审三校，辞书通常有六个校次，有的重点辞书甚至高达十几个校次。”责任编辑陈玉庆说，编辑常反复进行专项检查，工作量远非普通图书可比。早在20世纪80年代，《辞书研究》杂志发表了研讨倒序词典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根据社会需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为底本，按韵编排，完成《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并于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已近40年。陈玉庆说，多年来语言生活发生巨变，修订工作却未能及时跟上。词典编辑室常收到读者来信来电，询问“倒序本”情况。2018年，《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倒序本）正式立项，历经8年努力，终于面世。

### 百万手写卡 铸就时代记忆

86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韩敬体曾参与《现代汉语词典》7个版本的编修工作，和这部词典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韩敬体回忆，1961年，他还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在文史楼阅览室第一次见到《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共8册，纸张发黑、发脆，字号也小。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第一项工作就是收集资料。“《现代汉语词典》开编时，已收集了70万张资料卡片。后来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带来《新华字典》积累的30万张资料卡片，总数达到100万张。”

韩敬体特意带来当年积累的资料卡片，那时没有电脑，没有语料库，上百万张卡片，全部是一笔一画手写而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辞书人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韩敬体回忆，当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吕叔湘先生每天都要定稿300条，工作量极大。他还回忆起一个细节：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邮政编码，“邮政编码”这四个字略显复杂，编辑室内部就简称“邮码”还是“邮编”产生分歧。经过一两年观察，“邮编”的说法广为流传，最终才被收入词典。“稳定性和普遍性，是我们特别看